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 文 藝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 文 藝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書號 17

字數 107000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論文選

譯者 曹葆華等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7001-28500
(內裝裝1500本)
定價5.700元

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二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120100

本書出版說明

本書收集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文藝問題的一些重要著作，初版刊行於一九五一年。這次重版前，全部譯文會根據原文重新校訂，並增加列寧的轉變沒有開始嗎？和斯大林給傑米揚·別德內依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兩篇譯文。除原編者的註解外，其餘的註解都是譯者和校者加上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三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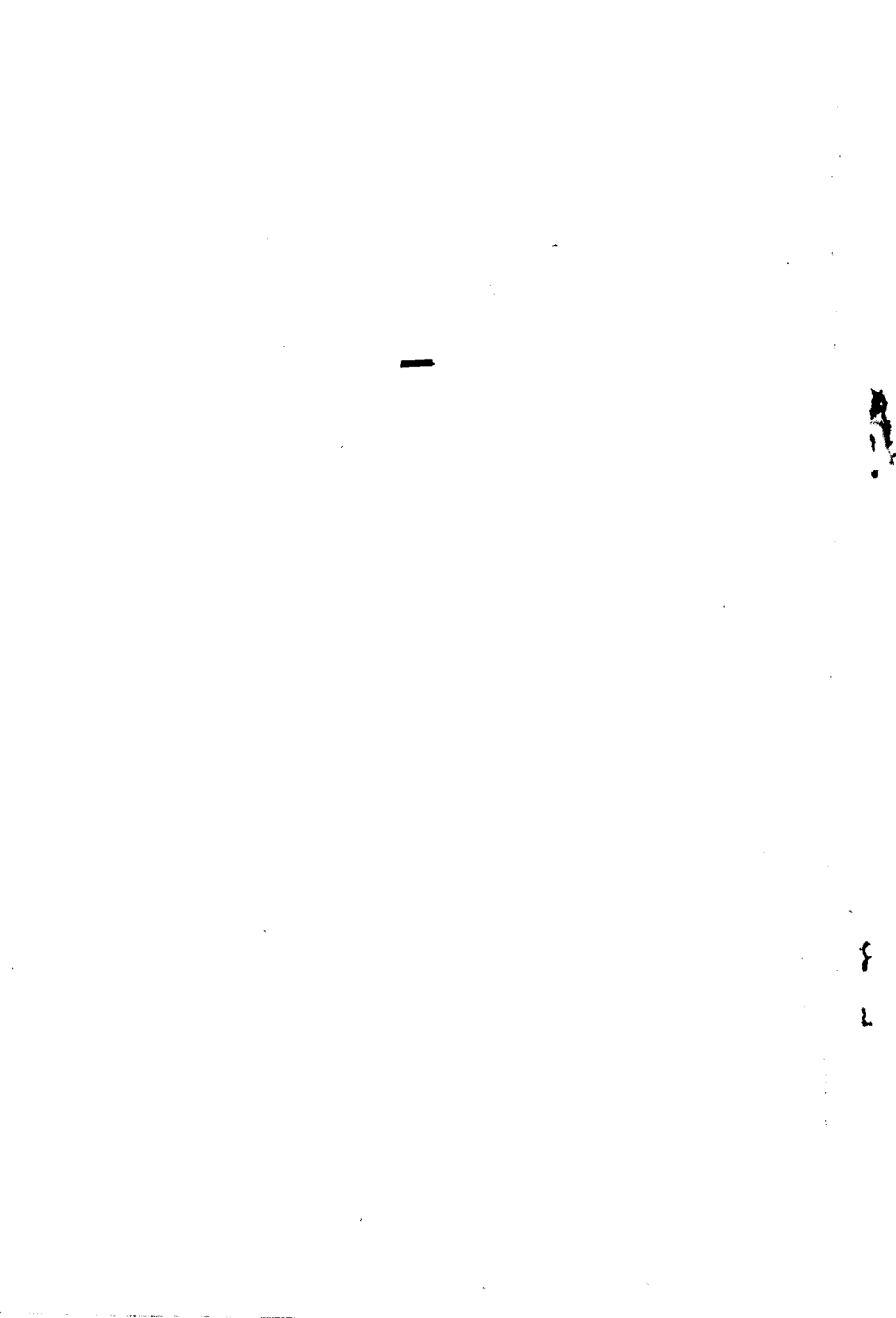
目次

馬克思給拉薩爾的信(論革命悲劇).....	三
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論革命悲劇).....	十
恩格斯給阿克納斯的信(論現實主義).....	一六
恩格斯給明娜·考茨基的信(論傾向文學).....	二三
恩格斯給愛因斯特的信(論易卜生).....	二九
恩格斯：論歌德.....	三五
馬克思：論文化的各種形態(科學、技術、藝術)的不平衡發展.....	三九
二	
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	六九
列寧：紀念赫爾岑.....	七六

列寧：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八六
列寧：列夫·托爾斯泰·····	九三
列寧：轉變沒有開始嗎？·····	一〇〇
列寧：托爾斯泰與現代工人運動·····	一〇三
列寧：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鬥爭·····	一〇七
列寧：『保留』的英雄們·····	一〇九
列寧：托爾斯泰及其時代·····	一一七

三

斯大林給傑米揚·別德內依同志的信·····	一二五
斯大林給比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的回信·····	一二九
斯大林給費里克斯·康同志的信·····	一三三
斯大林給阿·瑪·高爾基的信·····	一三七
斯大林給別塞勉斯基同志的信·····	一四二
斯大林給傑米揚·別德內依同志的信（摘自原信）·····	一四四





馬克思給拉薩爾的信

——論革命悲劇

倫敦，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

親愛的拉薩爾：

我沒有特爲奉告我已收到了十四鎊十先令那筆錢，因爲信是用掛號寄來的。但是，如果不是那個可惡的『從荷蘭來的表兄弟』不期而來，極兇暴地劫走了我的一切閒暇時間，我早就寫信給你了。他已經走了，我現在又能自由地呼吸了。

弗力得朗德●已寫信給我。條件並不如我給你的信中所說的那樣好，然而究竟是『頗可』的了。當次要的各點解決了的時候，——我想這個星期內會得到解決，——我將寫信告訴他。

在英國這兒，階級鬥爭發展得很好。令人惋惜的，是這個時候連一個憲章派的機關報也不存

● 馬克思、恩格斯分別給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一八二五—六四年)的兩封信，都是關於拉薩爾的劇本佛朗茨·封·西金根的批評的，這兩封信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對於解決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批評的基本問題是極其重要的。

在，所以差不多兩年以來，我不得不在著述方面停止與這個運動的合作了。

我現在談談佛朗茨·封·西金根吧。首先，我應當稱讚它的結構和情節，這是比任何現代德國劇本更高明的。第二，摒開純粹批判的態度，這個劇本，在我讀第一遍時，強烈地感動了我，所以對於比我更易動情的讀者，它將有一種更強烈的效果。這第二方面是很重要的方面。現在且說壞的

拉薩爾是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工人運動的重要活動家，他創立了德國工人總會，建立了德國工人的不受資產階級民主政黨支配的大眾政治組織，這是他的主要歷史功績。有一個時期，他接受了馬克思的影響，或者以身來往，或者用書信來往接近了馬克思，甚至自稱為馬克思的「學生」，但是他在世界觀上偏向於唯心論，並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後來他竟和俾斯麥勾結，完全墮入了改良主義的民族運動的泥沼中。於是拉薩爾主義就長期地成為機會主義、改良主義、變節和各種各樣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的旗幟。

佛朗茨·封·西金根是拉薩爾寫的一個歷史題材的劇本。主人公佛朗茨·封·西金根 (Franz von Sickingen, 一四八一—一五二三年) 是德國騎士，是十五、六世紀封建小騎士的鮮明代表者。他不慣於日益發展的貨幣經濟的條件而以搶奪劫掠來維持自己的物質生活。他可以把他所率領的一批戰鬥的強盜，以及他個人的戰鬥行為，出賣給能付給他足夠代價的任何人，無論是德國或法國的皇帝或其他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德國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向這些飢餓的騎士羣指出了一個新的進款的來源，就是奪取教堂土地。於是一五二二年在萊茵河上游建立了騎士聯合會，西金根被推為首領。他帶領一萬五千人的隊伍去進攻特里爾大主教的領地，而終於失敗被殺。這種騎士暴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於沒有得到羣衆的幫助。拉薩爾在他的劇本裏面，却把西金根這個人物理想化了。他把他的失敗描寫成只是由於他的「外交錯謬」，即他個人的所謂「悲劇的罪惡」，然而拉薩爾所唯心論地當作「罪惡」來描寫的東西，實際上只是西金根的客觀的階級地位的必然歸結。正如馬克思在信中指出來的：「他（指西金根）的滅亡是因為他作為一個騎士，作為一個垂死階級的代表起而反對現存制度，或者更確切些說，反對現存制度的新形式。」一個人與階

一面吧。第一——這是純粹形式問題，——既然你用韻文寫，你就該把你的韻律安排得更藝術些。但是，不管這疏忽在職業詩人們看來是如何可怕，我一般地還是認為這個劇本是好的，因為我們現在的末流詩人除了光滑的形式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第二，你所構想的衝突不僅是悲劇的，而且正好是使一八四八—四九年革命政黨崩潰的最悲劇的衝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贊成把這個衝突作為一部現代悲劇的中心點。但是我問自己：你所選擇的主題適合於表現這個衝突嗎？當然，巴爾塔薩爾^①可以這樣想像：假如西金根不在騎士內爭的假面具下實行暴動，假如他揭起反對皇帝和向封建

級，各個人的命運與歷史的階級的命運是不能夠分開的。西金根的悲劇就在他自以為是革命者，而實際上則代表著反動的階級，他如果要發動一個反抗封建領主的真正有力的鬥爭，那就必須聯合城市和農民，特別是農民，但是他自己的騎士階級地位却又不允許他這樣做。一方面是反對解放農民的貴族，一方面是農民，而西金根則站在兩者當中，這就是他悲劇的矛盾所在的地方。拉薩爾沒有十分注意農民。恩格斯說得很對：「忽視了農民運動」，就使拉薩爾看不出「西金根的命運中的真正悲劇的因素」。自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是說不能描寫貴族有革命的思想 and 行動，而只是指明那些代表革命的貴族們不應當在作品中佔據了全部的興趣，而農民與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別是農民倒應當成為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這樣才能「更高度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在最純粹的形式中」。拉薩爾沒有能夠這樣做。他對西金根這一題材作了抽象的道德化、主觀主義的處理，而這正是與他自己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觀點相聯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勸告他，要他更加莎士比亞化，不要席勒式地把個人作為時代精神的單純號筒，這就是說不要為了思想的要素而忽視現實的要素，在這裏，兩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者很正確地指示了革命藝術家在藝術地表現革命悲劇的時候應該採用什麼樣的創作方法。

● 弗力得明德 (Max Friedländer, 一八二九—一七二年) 是拉薩爾的表弟，維也納新聞報 (Die Presse) 的編輯。

領主們開戰的旗幟，他會勝利的。但是我們也可以有這種幻想嗎？西金根（而且胡騰^②多少和他一樣）的滅亡並不是由於他的狡詐。他的滅亡是因為他作爲一個騎士、作爲一個垂死階級的代表起而反對現存制度，或者更確切些說，反對現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從西金根身上除去那純粹屬於個人的東西，他的特殊的修養、天生的才能等等，那末剩下來的就只有葛茲·封·白里興根^③。在這個可憐的人物，以適當的形式表現出了騎士階級對於皇帝與封建領主的悲劇的對抗，因此歌德選擇了他作主人公是正確的。因爲西金根——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胡騰也是如此，雖然對於他，正像對於一定階級的一切思想代表者，類似的批評應該有相當的修正——是在向封建領主鬥爭（他的反抗皇帝的行動只是由於皇帝從騎士的皇帝變成了封建領主的皇帝），所以他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堂吉訶德，雖然是一個歷史上肯定了的堂吉訶德。他在騎士內爭的假面具下開始叛亂，這不過是說他以一個騎士開始叛亂罷了。如果不是這樣開始，他就必須立刻直接訴諸城市和農民，就是說訴諸那些階級——它的發展等於否定騎士階級的那些階級。

② 巴爾塔薩爾 (Balthasar) 是佛朗茨·封·西金根裏的人物。

③ 胡騰 (Ulrich von Hutten, 一四八八—一五二三年) 是一個出身於貧苦騎士家庭的人道主義者，羅馬教會的激烈反對者。他曾參加路德的宗教改革，又參加了騎士的暴動。他是西金根的朋友和顧問。

④ 葛茲·封·白里興根 (Götz von Berlichingen, 一四八〇—一五六二年) 是十六世紀的一個騎士，他脫離了自己的階級，因爲不得已的事情而參加農民暴動，但却不能同意農民運動的革命方法，所以即使在他們的陣營中也顯示出一個局外者。歌德在青年時代所作的一部戲曲中選了這個歷史人物作他的主人公。

如果你不想把這個衝突變成葛茲·封·白里與根中的衝突，——你沒有打算這樣做，——那末西金根和胡騰之不得不滅亡，就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是革命者（對於葛茲就不能這樣說），而且完全像一八三〇年有教養的波蘭貴族一樣，一方面成爲當代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事實上代表着反動階級的利益。因此，那些代表革命的貴族們，——在他們的統一和自由的口號背後還隱藏着舊的帝國和強權的夢想，——不應當像在你的劇本中那樣佔去了全部的興趣。而農民（特別是這些人）與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倒應當成爲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這樣，你才能更高度地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在最純粹的形式中，可是現在除了宗教的自由，事實上國民的統一還是你主要的思想。無論如何你必須更加莎士比亞化，可是現在你的主要缺點我認爲是那把個人作爲時代精神的單純號筒的席勒主義。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佛朗茨·封·西金根一樣陷入了把路德騎士●式的反抗看作高於平民蒙澤爾●的反抗的外交錯誤嗎？

其次，在性格描繪方面我沒有看到什麼特徵。卡爾第五●、巴爾塔薩爾和理查·封·特里爾●是例外。然而還有別的時代比十六世紀有着更加明朗的性格嗎？你的胡騰，照我看來，表現着過多的一

●路德 (Martin Luther, 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年) 是德國宗教改革的領袖，一個薩克遜礦工之子，起初極爲勇敢，後來却成爲最可恥的叛徒。在起初時，他出來堅決反對教皇、諸侯、貴族及商人，他就召農民起來作真正的革命。但很快地他就叛變了農民的利益，而出來保護貴族及諸侯的政權。這裏所謂「路德騎士」，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用二十世紀俄國的名詞即現代術語來說，就是「自由派的地主」。

味的『鼓舞』，這是很叫人厭煩的。他同時不是聰明而且非常機智的嗎？因此你對待他不是極不公平嗎？

就是你的西金根，——我順便說一句，他也被你描寫得太抽象了，——他在某種程度上作了不
以他個人打算為轉移的衝突的犧牲品，這可以從下面一點看出來：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騎士宣傳
與城市交好等等，另一方面自己又樂於向城市施用強權。

有一些地方，我必須責備你讓你的人物關於自己回憶得太多，這也是由於你對席勒的偏愛而
來的。例如，在第一二一頁上，胡騰向瑪麗亞叙述他的身世的時候，如果把從『全部的感覺的』等
等一直到『那比年歲的担負更沉重』這些話從瑪麗亞口中說出來，那會是多麼自然。

● 蒙澤爾 (Thomas Müntzer, 一四八九？—一五二五年) 是十六世紀領導農民工人起來反抗諸侯貴族的一個領袖，
起初為教士，與路德相接近，堅決地出來反對教皇的權利，當路德轉到反革命了之後，蒙澤爾却領導八千未經軍事
訓練的農民，以對敵九千有極好訓練和武裝的三個諸侯的軍隊，結果為敵人所擄並被殺死。蒙澤爾不但主張打倒封
建貴族，而且主張消滅私有財產，實行財產公有，但他認為要做到這點，只有依靠萬能的信仰，這是他學說中唯心
的空想。恩格斯稱他為『革命的平民』。這裏所謂『平民蒙澤爾』，也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用現代術語來說，就是
『無產階級的農民』。

③、④ 卡爾第五 (Karl V) 和理查·封·特里爾 (Richard von Trier) 都是弗朗茨·封·西金根裏的人物。
⑤ 席勒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一七五九—一八〇五年) 是德國詩人，與歌德齊名，其主要作
品有華倫斯泰 (Wallenstein) 與威廉·忒爾 (Wilhelm Tell) 等。

前面的詩行，從『他們說』到『變老了』，可以擺在後面，但是『一夜之間處女變成妻』這種回憶（雖然這指出瑪麗亞不僅僅知道純粹抽象的戀愛），是完全無用的；瑪麗亞一開始就從回憶自己『年老了』來開始，也完全是不能容許的。只有在她說了她在『一個』鐘頭內所能說的一切話以後，她才能用關於她已年老的普通的辭句表現出她的心情。還有，下面的幾行以及那句『這我認爲是權利』（指快樂）簡直令我吃驚。你爲什麼劫去瑪麗亞對於世界的天真的看法（依照她前面所說的話，這是她的特點）而把它變成權利的說教呢？另一個時候我可以更詳細地告訴你我的意見。

我認爲西金根與卡爾第五的一場是特別成功的，雖然兩方面的對話聽起來好像是公堂對辯；還有，在特里爾的幾場也是成功的。胡騰的關於劍的格言是非常之好的。這一次已說得够多了。

你獲得了一個你的劇本的熱烈讚賞者，那就是我的妻。只是對於瑪麗亞，她不滿意。祝你好。

你的卡爾·馬克思

再者：恩格斯的文章波河與萊茵河裏面有一些駭人的排印的錯誤，我在這封信的最末一頁上附一個勘誤表給你。

曹葆華譯
周揚校

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

——論革命悲劇

曼徹斯特，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親愛的拉薩爾：

我這樣久沒有寫信給你，你一定覺得有點兒奇怪。特別是因為我還沒有把我對於你的西金根的意見告訴你，你一定更奇怪了。然而正是這使我延遲了這樣久。由於現在文學的貧乏，我很少讀到這類的作品，而且我幾年來沒有這樣地讀過這類的作品，以致在讀了之後能提出詳細的評價，發表完全確定的意見。目前出版的亂七八糟的東西是不值得這樣細讀的。甚至我間或還讀一讀的幾本比較好的英國小說，例如薩克萊●的小說，雖然有其不可辯駁的文學和文化歷史的意義，却一次也沒有能夠引起我的興趣到這種地步。但是我的批評能力，由於這樣久沒有運用，已變得相當遲鈍了。

● 薩克萊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一八一—一八六三年) 是英國小說家，十九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代表者之一。

所以我必須費很大的時間，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不過較之其他一切文學產品，你的西金根值得另眼看待，所以我對它不吝惜那份時間。第一二次讀你這部德國國民戲劇（無論從主題上看，從題材處理上看，都是德國國民戲劇），使我在情緒上這樣強烈地受到感動，我不得不暫時把它擱在一邊，特別是因為我的欣賞力由於這些日子文學的貧乏變弱了，竟然使我到了這樣的境地（雖然說起慚愧，我也得承認）：即使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在我第一次讀時也會給我一定的印象。爲了獲得一個完全公正、完全『批評的』態度，我把西金根擱了一個時候，更正確些說，把它借給了幾個相識（這兒還有幾個多少有文學教養的德國人）。*Habent sua fata libelli*（書是有它們的命運的），——一借出去，很少回來，——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西金根硬收回來。我可以告訴你，讀了第三四遍，我的印象仍舊是一樣的，我就深信你的西金根經得住批評了，所以我現在告訴你我的意見吧。

說現在德國官方的詩人遠遠不能寫出這樣一個劇本，我知道這對你並不是過分的稱譽。但這畢竟是事實，而且這個事實是我們的文學的一大特徵，我們簡直無法默默放過。首先我講一講形式。這個劇本的巧妙的佈局和徹頭徹尾的戲劇性使我驚喜。不錯，在詩律方面你容許了自己一些自由，這在讀時比上演還要麻煩。我很想讀一讀舞台脚本。以它現在的形式，它大概是不能上演的。一個青年德國詩人（卡爾·西倍爾）來訪問過我，他是我的同鄉和遠親，跟劇場很有過一些關係。他

● 卡爾·西倍爾 (Karl Siebel, 一八三六—一八八八年) 是激進的萊茵詩人，當時正在曼徹斯特 恩格斯那裏。